

下楼做核酸,检测点正对着小区里的孔雀园。排队的队伍蜿蜒,我一路跟着前行,眼睛却锁定了笼中的孔雀。

还记得当年看房时售楼小姐牵着客户走在曲曲弯弯的石径上,突然看到有4只孔雀悠闲地在草地里踱步、啄食。我看呆了,孔雀与绿地是如此和谐,这不就是一幅人与自然的实景图吗?售楼小姐显然读懂了我们的心思,她说孔雀对空气质量很敏感,小区里养孔雀是用来监察环境的。

不管这话是不是当年的一种噱头,我倒是愿意相信的。开发商能够在意业主居住生态环境,管理水平能差到哪里去?是

这几只孔雀让我当即决定把家安在这里……

前些天,小区微信群里有人说孔雀“阳”了,顿时引来议论。说实话,孔雀是业主们共同的“宠物”,它们的命运自然牵动人心。我想起当年搬来后就跑去看看孔雀了,可发现4只孔雀变成了3只。门卫告诉我,当他们发现少了孔雀后也四处寻过,直到在一堆建筑垃圾里看到了孔雀毛和骨头才断定是被人偷吃了。那阵子正是小区的装修高峰,无法确定是哪家装修工造的孽。

这话让我心头一紧,我想象不出有人在费力地拔绚丽的孔雀毛时可以面

不改色心不跳!打那以后,我对二雄一雌3只孔雀的命运格外关注,散步时常去看望它们。我不知道孔雀小小的脑袋瓜里是

孔雀开屏了

章慧敏

否认住了我的身影,反正有一天,那只雄孔雀突然开屏,就像是一把带着金属光泽的翠绿大扇子在我面前优雅地移动。那一刻我陶醉了。

然而好景不长,2只雄孔雀的伴侣死去了,它俩像是丢了魂似的,连灿烂尾巴也渐渐掉得像个秃子。那时正值动物的发情期,它们没日没夜地叫唤,声音又涩又亮又高亢,真没想到漂亮的孔雀的叫声竟然如此不堪,我们小区8幢楼,大家的清梦被搅乱,噪声不时来。某天回



有句歌词:城里不知季节已变换。也难怪,城里人与钢筋几何体为伴,没有乡村的物候参照,对季节变化的感觉自然要滞后得多。城里人喜欢往乡下跑,就在于向往乡村的自然变化。

其实,季节的变换,不像日历所示的泾渭分明。往往是“江春入旧年”地榫接着。农民判断季节,除了物候,还可以从自己的身体。他们常年与土地打交道,风霜雨露,跌打损伤,日积月累会在身体上反映出来。

小时候,常听爷爷奶奶无端地捶着腰背说:腰酸背疼的,大概要交节肯了。随后翻看黄历说:真的,后天立秋了:关节很胀,大概要打春了,果然,今年是隔寒春,春天来得早。贪玩的我们,谁在意这些呢?但听得多了,不禁想,什么是“交节肯”?

其实,这是家乡农村的说法,意思指农历的四季,以及所属的二十四个节气。农历发明于夏商时期,所以也叫“夏历”。华夏文明起源于农耕,这历法还依据物候变化、农事更迭,习惯于称为“农历”。农历与农事关联,对农民尤为要紧而上心。所以将春夏秋冬叫作“节肯”。

“节肯”一词,就字面来看,有两层意思。“节”是指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结合部,如“骨节眼”“关节”“字节”等;“肯”是指关节之间的筋腱,联络部分。如“肯綮”“中肯”。“节肯”二字连在一起,就是指季节的结合部。而当一个节气将尽,新的节气将临时,农民称作“交节肯”。“交”是动词,有黏连的意思。譬如说,春夏之交。

“节肯”联系着物候、农事,所以即便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也能背出二十四个节气。就说四季,乡下自有约定俗成的称谓:打春、立夏、落秋、入冬。人们将“春夏秋冬”的字前面冠一个动词。你看“打春”了,万物开始复苏;“立夏”了,吃蚕豆、枇杷了;“落秋”了,枝叶枯黄,渐次飘零;“入冬”了,蒹葭苍苍,白露成霜。

这都是季节在物候的反应。而对于人的身体,特别是人或身上有损伤的部位,春秋两季的变换,尤为明显。春来,万物苏醒勃发,关节和伤处会胀痛;落秋,河水潦缩,关节也干涩,会显得紧而不灵活,甚至嘎嘎作响。之所以这两个季节身体反应最明显,因为“打春”是由寒冷转暖,“落秋”是由燥热转凉。乍寒还暖,乍暖还寒,冷暖交替,最难将息。这两个关节点上,即便是常年卧床不起的老人,也会知道。所以,那两个交界处,农民叫作“大节肯”。

如果将人生的四季分为童年、少年、青年、中老年的话,这四季也有明显的特征:童年的好奇、少年的顽劣、青年的奋斗、中老年的知天命。其实,其延续虽然也像季节般不那么分明,但在关节处,往往也没有几步,把握得当不得当,直接影响后续。譬如“三岁看八岁,八岁定终身”“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就是这个道理。否则,到一定的时日,这节肯处亦会出问题。人生也就这么长,关键是在于把握平时,才能交好人生的“节肯”。

人活于世,愁绪似是无处不在的精灵,不识愁滋味的少年郎强寻一点愁,尝尽愁滋味的中年人披一抹愁,通透通达的老年人亦终是难以抛却那无奈缺憾的人生晚愁。

于我而言,愁与沉默内向的性格、细腻多思的情感、留不住挽不回的时光有关,更与那些解不脱、化不开的遗憾有关。从小到大,似乎总有忧愁不绝,但幸好,总有一轮花间月在某个夜晚降临,它不说话,只用一抹银色流苏逡巡俯窥一番,便浣洗净了人间那么多的忧愁。

犹记少年弱冠时,某个深秋,独自一人远行千里求学,当隆隆的火车轰鸣将熟悉的人与事远远抛在身后,我才生平第一次知道,原来孤单的滋味是如此难受。

而与孤单相伴的则是异乡的陌生与冷漠,自清晨踏上火车,整个喧哗拥挤的白天,我与对面的乘客竟无半句交流,却一定不是在享受旅途的孤单。我相信,他们与我一样,只是用表面的冷淡与抗拒掩饰着内心的脆弱与戒备。

令我始料未及的是,当难熬的白日逝去,一切都发生了改变。那天入夜之后,列车停靠在一个站点,我在站台上看到了一株开满花的桂花树,更令我惊喜的是,透过满树桂花,我还看到了花间那一弯明亮的新月,那是新月而非残月,因为,对面的那个陌生人也在看它。

家,发现电梯旁贴了告示,是物业和居委联手向居民求助为孔雀“嫫夫”找对象的。这办法好,小区里什么人能没有?什么难处不能解决?果然有居民为它们解了难……

就下楼做核酸等电梯时,正巧碰到物业的保洁师傅在我们楼里拖地。我问他孔雀的“阳”是真是假?他笑着说哪里呀,它们没阳,我们倒是去“方舱”呆了一周。

物业“阳”了8人,小区居民都知道,更要命的是我们这幢楼也陆陆续续曝出20几名阳性患者。那是一个至暗时刻,楼里人人自危,垃圾也无人收,群里一片焦虑!就在这时候,居委会书记站了出来,带着还在坚持的志愿者们披挂上阵解了燃眉之急。我虽然看不见他们一层一层搬运垃圾的辛苦,但我

花间月洗人间愁

石兵

他说,今天是上弦月,是新月。

听到这句话,我突然觉得他不那么陌生了。我看到,他的眼中一片温暖,瞬间便融化了彼此间的隔阂与生疏。那是花间月,第一次洗净了我心底的离愁。

中年后,很少回故乡。偶尔回来一次,也是行色匆匆心中无感,但那次,竟也有了满满的伤感。那是一个极冷的冬天,回乡的缘故已记不清了。走近村落时,踏着僵硬凹凸的黑土道,遥望那些静默伫立的老房子,恍惚间,我觉得那些美好的乡下时光真的已经古老得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无助无奈的悲愁。

离乡多年,故乡的印记已越来越浅淡了,即便这里生活着亲人与朋友,留存着无比美好的童年时光,但这些人于事都已化作人间常见的牵念与怅憾,成为了一个异乡人回乡时难以排遣的满腔愁绪。

推开老屋的柴门,一股烟火气扑面而来。年迈的父母正在忙碌,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饭。他们白发朱颜,行动缓慢,在院落与房屋间进进出出,重复着多年以来固有的场景,仿佛是我少年时一直忙到了今天,在他们眼中,仿佛我从未远行。见我回家,他们只是稍稍

的眼前会有画面,不感动不行啊。

可物业师傅还是带来一个坏消息,原本3只孔雀被野狗咬死了1只,现在仅有雌雄两只了。我问师傅为什么不能放孔雀在草地上自由自在呢?他连连摆手,说是因为孔雀会飞,在这非常时期,它们要是飞到其他小区,出门寻找都难……

做核酸的队伍还在前行。猛然间我发现那只雄孔雀展开了艳丽炫目的尾屏,哇,它居然在笼子里开屏啦。难道是因为它在这一个多月的封控后见到了众多友邻?难道是当初售楼小姐说孔雀有监察环境的功能应验了,它嗅到了夏之圆舞曲的浪漫。

一脸严肃的我们嘴角不由自主地上扬了,纷纷掏出手机拍下了带给我们心灵慰藉的这一幕,这是人与动物彼此间浸润心田的温馨啊。

“刘伊凝明天出舱回家啦。”19号楼的议事厅里,“欢迎伊凝回到温暖的家。”“盼你回归,我们爱你。”“《方舱日记》,为你骄傲!”50多条温馨的话语刷满手机屏。四十七户邻居传递的关爱,消除了刘伊凝回家的忐忑,幸福的港湾等待她归来。

门卫大哥友好的问候声,楼道里几家邻居传来的欢呼声,让刘伊凝倍感温馨。楼道里,家门前的墙上贴着“刘伊凝欢迎你回家”的红色文字。怀有六个月身孕的隔壁邻居小彭悄悄把六罐咖啡作为礼物挂在门把手上。隔离不隔爱,小家有大爱——小刘的泪水夺眶而出……

疫情刚开始,刘伊凝,上海教育电视台的记者,就立即报名加入了小区志愿者队伍。组织数千名居民有序做核酸检测,负责扫码、搬运、发放各类物资。最忙的几天里,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4月12日晚,刘伊凝接到了要去方舱的通知,准备虽紧张,她还是没忘在楼道“议事厅”通报,她要求几位志愿者自我隔离,并迅速制定好新一批志愿者的排班。奔赴方舱,她十分坦然:“命运让我换一种生活,唯有积极面对,才能乐观向上而变好。”

到方舱后,刘伊凝决定用镜头传播真相,制作《方舱日记》,用亲眼所见,让大家了解真实的方舱生活。

“四叶草方舱”接纳了数千名新冠肺炎炎症患者。舱内,忙碌的护士们管理着患者的医学护理和日常生活。每天要扫码做核酸、发放药品、口罩、各类物资,将一日三餐送至每位患者手中,这些琐碎繁杂的事务,需要有志愿者帮助一起完成。

谁来当志愿者?人人都是患者,但总要有有人站出来。没有犹豫,刘伊凝第一天就加入方舱志愿者队伍。虽然她已开始了每天的采访、选题、策划和拍摄工作,但她合理安排,绝不减少志愿服务的时间。

她坚持每天推出的《方舱日记》,用一段段视频记录下真实的方舱生活场景:硬件设施每天在不断完善,一日三餐荤素搭配营养美味,医护、志愿者服务周到,好多病友转忧为喜。《方舱日记》告诉大家,进方舱随身必带的物品,告诉大家其实不必紧张、焦虑。能写会画的患者们也在方舱中展示着各自才华。年老体弱的马上会有对应的年轻人来细心询问照顾,年幼的孩子会得到大家的爱护。方舱人一家亲,患者们还纷纷通过镜头告知大家应该何注意防护。

刘伊凝诉说感悟:“感染新冠是情非得已。坦然乐观、积极治疗、理解宽容,多做有益的事充实自己,才能战胜焦虑和病毒,更能战胜自我。”

刘伊凝进方舱起初是没有症状的,连续两次核酸检测阴性后的出院前检测却又是阳性了。就在她心理上有点虚弱的时刻,一个叫荣威的12岁男孩成为了她的莫逆之交,孩子的境界鼓舞了她的斗志。

荣威是外来务工者的后代。孩子一人进了方舱,却独立镇定,一直不忘做功课。连续3次检测阳性,他也不紧张慌乱。出院时,荣威从容地用手机拍下了按规定不能带走的书本和作业本。孩子的顽强与坚毅让人落泪。荣威传递了一种力量,挫折使人更独立坚强。

来自四面八方的男女老少患者需求不一样,如何将方舱内的硬件设施再人性化一点,刘伊凝提出了建议:考虑到老人的腿脚不便,卫生间要增加防护功能。考虑到孩子们要上网课,需要安排相对安静的环境,并提供一些小桌板……

《方舱日记》摄录了14期。刘伊凝说:“这里有太多感动的瞬间,爱每一个正在努力着的你我他。爱别人,被需要,都是温暖的事。”

伊凝说,待解封后,她要实现三个心愿:去武汉寻找方舱里的护士小妹妹们,和她们一起拍照游玩;和并肩作战过的方舱志愿者们吃顿团圆饭,相互看清各自的面貌;和19号楼里的邻居房号和人脸上号,携手一起喝下午茶。荣威也将成为19号楼欢迎的小客人。

大娘子“张调”

周成树

大娘子姓张,丈夫比她小三岁,夫妻俩都是浦东人。过去浦东有个风俗,往往妻子岁数比丈夫大,称之“大娘子”。“讨个大娘子,幸福一辈子。”大娘子身材胖笃笃、脸上笑盈盈,退休前是沪上一家运输公司调度,有人把她的职业联系上,“大娘子张调”的名字就这样传开了。

大娘子在单位能干、好强、调度工作指挥得井井有条;在家贤惠、孝敬婆婆,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社区左邻右舍口碑好。不料,那年家庭发生重大变故:丈夫在单位例行体检时,查出了恶毛病。这个消息,犹如五雷轰顶。大娘子嫁给了内向忠厚的小丈夫,谈不上和他结合是郎才女貌,却也是恩爱夫妻。如今家中

顶梁柱要倒了,眼前上有老,下有小,年迈婆婆要照料!最要命的是丈夫得知自己的病情后,变得更沉默,几乎失去了生活勇气,焦虑不安的大娘子一下子瘦掉近二十多斤。但生活还得继续,大娘子很快调整好了心态,她对丈夫说:“你是我的希望,现在就是卖掉房子也要把你的病治好。”她不断鼓励丈夫树立信心,还找来现实中战胜绝症的实例,要他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大娘子四处求医,精心照料丈夫,经过三年,终于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女人对丈夫真挚的爱,会创造奇迹。大娘子“张调”在社区又是一个热心的志愿者,有大情爱、大胸襟,大娘子书写着浦东大娘子平凡的人生。

方舱归来,隔离不隔离爱

翁杨



交「节肯」

汤朔梅



边看边聊

我曾在贵州西江千户苗寨的广场,看到一个老族长带领大家唱着苗歌,祈祷寨子五谷丰登人畜平安。这位老者不善于表达感情,总是低着头,所以我很难抓到他的美髯。我在远处,双膝跪在石板上,用长焦镜头对准他,耐心地等待。功夫不负有心人,时机终于来了,有人向他问安致礼。他抬起头,笑哈哈地回应问候。于是,我看准时机,抓住了美的瞬间。尽管当时拍摄完站也站不起来,我的双膝非常疼痛,但这幅习作自己较满意,值了。

苗寨老族长

黄瑞华

光勾勒出老人的脸庞、头巾、白须,可以说,把老族长的精、气、神展现得淋漓尽致,由此,我自己也由衷地喜爱上了这位受人尊敬的苗寨老族长。

七夕会

